

# 臺灣綜合大學系統 114 學年度學士班轉學生聯合招生考試試題

科目名稱	<b>文學文本解讀</b>	類組代碼 B15	B15 <b>B1591</b>
※本項考試依簡章規定所有考科均「不可」使用計算機。		本科試題共計 3 頁	

一、

「Nylon 咱總算行到囉，龍山寺到總統府  
 短短的 1.6 公里路，你煞愛行 30 年  
 濟濟人，用目屎俗意志沓沓仔  
 鋪平一條叫做民主的坎坷路面  
 1989 年彼葩烈火，嘛已經燒破熔斷  
 鉛線網仔圍造的牆，俗捆縛台灣人  
 心魂，彼塊銅鑄鐵拍的神主牌仔  
 日光下，紅絳絳的雜誌框著大大兩字  
 像你一生的志業，用血色拭光了時代  
 將赤焰身軀，燒烙交予你所熱愛的土地  
 向望，換來島國眾人的言論自由

Nylon 你已經行遠我的身軀邊，無越頭  
 你薄板的身影，佇風中漸漸消瘦  
 雄雄我才發現，千萬蕊的目睭  
 投向你的背影，字跡流過時間」

上述詩作是賴清德總統於今年 2/21 世界母語日時朗讀的台語詩—曾美滿的〈你佇風中行來〉的其中二段。請試著分析這首詩呈現的主題、內容和敘述視角。(25%)

二、近年來，台灣「白色恐怖文學」的書寫、編輯、出版，成為作家以文學建構台灣戒嚴體制下的歷史與記憶的實踐，也被視為轉型正義與人權教育的重要一環。請試舉一篇你閱讀過的白色恐怖文學作品(詩、散文、小說均可，台語、華語不限)，並分析其書寫主題與特色。(25%)

三、請論述以下這首歌曲的內容要表達什麼心情與意志？本題可用台語文回答。(25%)

海洋 ê 國家  
 詞：林永生  
 曲：王明哲

鮮紅是熱情、單純、土直台灣人 ê 心肝。  
 台灣人 kāng 心肝 kāng-khoán 運命。  
 Phiau-phiat 团孫 Phiau-phiat 团孫。  
 代代永遠 teh 生 thòan。

臺灣綜合大學系統 114 學年度學士班轉學生聯合招生考試試題

科目名稱	<b>文學文本解讀</b>	類組代碼	B15
		科目碼	<b>B1591</b>

※本項考試依簡章規定所有考科均「不可」使用計算機。

本科試題共計 3 頁

翠綠 ê 寶島 美麗山河，落土 tak 項 lóng 會活。

蓬萊米、玉蘭花，giāh 頭看 māi。

Koân 大開闊 koân 大開闊。

透天透天 ê 玉山。

純白是自由、民主、光明，無限 ê 地平線。

有尊嚴 khiā-thêng-thêng，台灣 ê 囂孫

充滿喜樂 充滿喜樂

Lán 是海洋 ê 國家。

四、以下這篇文章摘自王育德博士作品。試問，文中的“兄哥”是指誰？王育德這篇文章要表達什麼想法？本題可用台語文回答。(25%)

日文原刊於《台灣青年》六期，1961年2月20日；中文刊載於《我生命中的心靈紀事》王育德全集第十集。（編註）

因為沒有見到屍體，我的兄哥究竟何時死去的，至令仍然不詳。

起初，家人們都認為，屍體沒有出現就算是佳音，努力地相信他可能只是被困在火燒島或某地，應該還好端端地活著，總有一天會悄悄地回來的。

然而，他並非一個不會想到把信裝進瓶子裡，讓它流向大海的笨男人。只是，傳送兄哥親筆家書的人始終未出現，我們也只能認定，他是已經不在這人世間了。

其實，在二二八發生那一年的晚春某個夜裡，我看見他頭上從右後腦到左眼窩以及右太陽穴處被開了兩個洞，他一邊溫和地笑著，一邊走進我的寢室來，身上的白襯衫都被血染透了。我心想他遭到逮捕時，應該是帶有一只特別裝滿衣物的皮箱的，在這麼寒冷的夜裡，他不應只是穿著一件白襯衫呀！我正想起身責備他，才察覺兄哥口中喃喃低語著：

# 臺灣綜合大學系統 114 學年度學士班轉學生聯合招生考試試題

科目名稱	文學文本解讀	類組代碼	B15
		科目碼	B1591

※本項考試依簡章規定所有考科均「不可」使用計算機。 本科試題共計 3 頁

「阿德，一切拜託你了！」

那是一場夢。我夢到兄哥，前後就只這麼一次。

我並沒把夢見兄哥的事對內人和兄嫂說起。我獨自在心底絕望地認定：兄哥確實已被槍殺了。

他頭部苦挨了兩槍，一定是當場死亡的吧！若是當場死亡，那就是沒感到多大痛苦便死去了吧？這一點倒還可堪聊慰。

我憶及兄嫂每天背著剛出生的嬰兒頻向路人打探消息，徘徊在台北市郊曾出現屍體處的情景。今天是南港、明天是大橋頭，兄嫂一心只想找到兄哥的遺體，毫無畏懼地辨識起每具屍體。而人們一下子說那是施江南或某某人，一下子又說在南港的溝渠發現一具名人的屍體，全身赤裸，睪丸被踢得稀爛。（據說南港的基隆河轉折處，當時浮現六、七具著名人士的腐屍。）與之相比，我認為被槍殺反而是一種恩典了。

我們家始終沒為兄哥舉行葬禮。雖然，舉行盛大的喪禮，在某種程度上可視為對政府的洩憤，但辦葬禮沒有屍體或遺骨是不成的。可是也由於父母及其他兄長的掛念，我們最後還是在寺廟為他辦過簡單的法會了事。那場法會，也是在不知兄哥的祭日下完成的，真是荒謬。

為什麼兄哥非要被逮捕、被槍殺不可呢？我至今仍不知其確實的罪狀。